七十二家集

郭弘農集目錄

卷之一

賦

詩

郭弘農集卷之一

晉河東郭璞景純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賦

南郊賦

於是時惟青陽月在方旭我后將受命靈壇乃改步而鳴玉升金軒撫太僕揚六轡齊八騄列五旛於一元兮靡日月乎黃屋矯陵烏以偵候兮整豹尾於後屬武騎仡以清道被練熉以波

爓衛乃造壝場戾增庭百寮山立萬乘雲縈延
祝史肆玉牲登圜丘揖太清禮畢望告皇靈天
澄其氣月朗其精飛廉鼓舞於八維兮豐隆擊
節於九冥祝融穆以肅侍兮陽侯澹以屯停於
是司爟戒燧火烈具炳宗皇祖而配祀增孝思
之惟汞郊寰之內區域之外雕題卉服被髮左
帶駿奔在壇不期而會載載羣碎崇崇黎庶翹
懷聖儆思我王度事崇其節服尚其素化無不
融萬物自鼓振西北之絕維隆東南之撓柱廓

清紫衢霓旆神宇風馬桂林花旌琳圖五岳不足以題其勳九部不足以贊其舞鬷駭鬼方聲振丘隴倒景望風龍漢企蹤燭若列星之環辰咸雲騰而海涌此蓋和氣旁通玄羅潛總自然之感鼓而遂動

江賦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綱絡羣流商搉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

所以作限於華夷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崛而比嶠協靈通氣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赮駮虎牙嵥豎以屹崒荆門闕竦而磐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呴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迅澓增澆湧湍疊躍砅巖鼓

作湖渚眾瀞瀑澳瀧潵瀆湲泧漷滴灉潨泱瀌
潤瀾淪漩澴滎潛泿瀰濆瀑漫淢濜溳龍鱗結
絡碧沙瀢瀡而往來巨石硉矹以前却潛演之
所汩淈奔溜之所碨錯厓隒為之泐崿碕嶺為
之嵒崿幽淵積岨礐硌砦礶若乃曾潭之府靈
湖之淵澄澹汪洸瀇滉囦泫泓汯泂㴔涒瀄灁
湋滉瀚瀩渙流映揚焆溟漭渺沔汗汗沺泪察
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滃渤以霧杳時鬱律其如
煙類肧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長波浹渫浚

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頹陽侯砐硪以岸起
洪瀾涴演而雲迴泝淪溛瀑乍浥乍堆激如地
裂豁若天開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礧鼓
呑窟以漰浡乃湓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狶叔
鮪王鱣鮹鰊鯥鮋鮫鰷鯩鰱或鹿觡象鼻或虎
狀龍顏鱗甲綷錯煥爛錦斑揚鬐掉尾噴浪飛
唌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爆采以晃淵或嚇鰓
乎巖間介鯨乘濤以出入鯼紫順時而往還爾
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蛇蜦蟳鬻

蜎鱝鼈鼊玉珧海月土肉石華三蠳蜌江鸚
螺蜁蝸璅蛣腹蟹水母目蝦紫蚢如渠洪蚶專
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蜐應節而揚葩蜛蝫森
衰以垂翹玄蠣磈磥而碨哑或泛瀲於潮波或
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鶬九頭有鼈三
足有龜六眸頳蟞胏躍而吐璣文魮磬鳴以孕
璆偹鱅拂翼而掣燿神蜧蝹蜦以沈遊騁馬騰
波以噓蹀水兕雷咆乎陽侯淵客築室於巖底
鮫人構館於懸流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

糾縟組爭映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
上石帆蒙蘢以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
有金礦丹礫雲精爛銀珊瑚琥珀水碧潛琘鳴
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或頩彩輕漣或焆
耀涯鄰林無不溽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
鵠天雞鴢鶄鷗鳿陽烏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
聲自相喧聒濯翮疏風鼓翅翻翔揮弄灑珠拊
拂瀑沫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毻積羽往來勃
碣橉杞稹薄於潯涘栛槤森嶺而羅峯桃枝篔

篬篔繁有叢葭蒲雲蔓櫻以蘭紅揚旖旎擢紫
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芳蘺隱藹水松涯灌芊
蘋潛薈葱蘢鯪鯥踦𨇤於垠隙獱獺睒瞲乎[illegible]
鶖迅蜼䴏虛以騁巧猿玃登危而雍容夔狖翹
𨇈於夕陽鴛雛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澗開
渠漱壑生浦區別作湖磴之以瀿瀷潀之以尾
閭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藐之芒種挺
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蘋翹莖瀵蘂濯
穎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沲流光潛映景炎霞

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滆珠滻丹漅極望數百沆瀁皛溔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逵旁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琗其表驪虯樛其址梢雲冠其嶚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眇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夭矯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檥榜漂飛雲運艅艎舳艫相屬萬里連檣泝洄沿流或漁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

窮東荒徧乃耕霧浸於清池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颼以增扇廣莫颷而氣整徐而不颸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趠漲截洞凌波縱柂電往杳溟霧如晨霞孤征耿若雲翼絕嶺倏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鱻洊澱爲涔夾潨羅筌筩灑連鋒罾罾比船或揮輪於懸碕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扣舷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爾乃域之以

盤巖谿之以洞壑疏之以沲汜鼓之以潮汐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傀奇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及其譎變儵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黄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壯荊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離

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
之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感交甫
之喪珮愍耐傳之嬰羅焕大塊之流形混萬盡
於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考川瀆
之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巫咸山賦并序

蓋巫咸者寔以鴻術爲帝堯醫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豈封斯山而因以名之乎

伊巫咸之名山崛孤停而嶕嶢體參差以隆頹冠崇嶺以峻起配華霍以助鎮致靈潤乎百里爾乃寒泉懸涌浚湍流帶林薄叢籠幽蔚隱藹八風之所歸起遊鳥之所喧會潛瑕石楊蘭茝廻翔鵷集凌飄鷦鷯鶬鳥栖陽以晨鳴熊虎宿陰而夕嘷

登百尺樓賦

在青陽之季月登百尺以高覽嘉斯遊之可娛乃老氏之所嘆撫凌檻以遐想乃目極而肆遲情聊然以思遠悵自失而潛慍瞻禹盤之隆崗奇巫咸之孤峙灸鹽池之泥汙蒸紫霧而霞起與傅巖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嗟玉室之蠢蠢方搆悠而極武哀神器之遷浪精綴旒以釐王雄戟列於廊枝戎馬鳴乎講桯窘若華而增帷數飛騮之過戶

陟兹樓以曠眺情慨爾而懷古

鹽池賦

水潤下以作鹹莫斯鹽之最靈傍峻岳以發源池茫爾而海渟嗟玄液之潛洞羌莫知其所生狀委虵其若漢流漫漫以漭漭呼鑿鑿以粲粲色皦然而雪朗揚赤波之煥爛光旰旰以晃晃隆陽映而不燋洪涔沃而不長磊崔嵔確鍔剡基方玉潤膏津雪白凌岡纂如散璽煥若布璋爛然漢明晃爾霞赤望之絳承郎之雪積翠塗內映頳液外縈動而愈生損而滋益若乃煎海

鑠泉或凍或漲所瞻不過一鄉所營不過鍾斛
飴戎見珍於西鄰火井擅奇乎巴濮豈若茲池
之所産帶神邑之名嶽吸靈潤於河汾總膏液
乎澮涑

井賦

益作井龍登天鑿后土洞黃泉潛源洊臻瀉漏涓涓幽濵圓渟澂澗深玄礐方冠玉檻甃鱗錯鼓轆轤揮勁索飛極綆之纆紛手爭騖而互攜長綆委虵以骨縈兮瑤甕龍騰而灑激乃回潛以靜映狀冏然而鏡灼挹之不損停之不溢莫察其源動而愈出信潤下而德施壯邑移以不改獨星陳於丘墟兮越百代而猶在守虛靜以玄澹兮不東流而注海氣霧集以杳冥兮聲雷

駭而淵潛

流寓賦

戒雞晨而星發至衛氏而方曉覽屋落之寥殘頹但見乎丘棗嗟城池之不固傷人物之希少越南山之高嶺修焦丘之微路踐斯徑之峻絕感王陽而增懼詰朝發於解池辰中暨乎河北思此縣之舊名蓋曩日之魏國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儉刻背茲邑之迴逝何險難之多歷登陝城於南涯存虢氏之疆場實我姓之攸出邈有懷乎乃遊陝函谷之高關壯斯勢之險固

過王成之丘墟想穀洛之合鬭惡王靈之壅流
奇子喬之輕舉遊華蓋而永懷乃凭軾以寓目
思文公之所營恭成周之壚域

蜜蜂賦

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明族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於羽屬近浮遊於園薈遠翺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飈迴紛紜雺亂混沌雲頹景翳曜靈響迅風雷爾乃眩猿之崖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蘿繡嶺無花不纏無隙不省吮瓊液於懸峰吸纖津乎晨景於是迴翔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疊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爲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

髓滑膩香百藥須之以諧龢偏謂得之而衍良
爾乃察其所安覩其所託恒據中而處難營翠
微而結落微號明於羽族闡衛固乎倉籥詠戮
峻於鈇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
安而齊約

又

窮味之變極甜之長百果須以諧和靈娥御以
龍顏

蚍蜉賦

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灑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淪淪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迹鶩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比而不懾龍劍揮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真流瀾濩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閩而交結濟齊國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垤感萌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

識而似慹

詩

贈溫嶠

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以

志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余契

我懷子情攜手一壑安知塵冥

遊仙詩十四首

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

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靈谿可潛盤安

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

見退飛鷁薄鍼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
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潁陽臨
河思洗耳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
笑粲然啟玉齒蹇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
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
蘂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
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游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潛穎怨清陽陵苕哀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雜縣寓魯門風暖將爲災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

成擁玉杯姮娥揚妙音洪崖領其頤升降隨長
煙飄颻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
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魄蓐收淸西陸朱羲將
由白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柏蕣榮不終朝蜉
蝣豈見夕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王孫列八
珍安期鍊五石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
暘谷吐靈曜扶桑森千丈朱霞升東山朝日何
晃朗廻風流曲櫺幽室發逸響悠然心永懷耿

爾自遐想仰思舉雲翼延首矯玉堂靈儀遺世
羅縱情任獨往明道雖若昧其中有妙象希賢
宜勵德羨魚當結網
採藥遊名山將以救年頹呼吸玉滋液妙氣盈
胸懷登仙撫龍駟迅鶩乘奔雷鱗裳逐電曜雲
蓋隨風迴手頓羲和轡足蹈閶闔開東海猶蹄
涔崑崙若蟻堆遐邈冥茫中俯視令人哀
璇臺冠崑嶺西海濱招搖瓊林籠藻映碧樹疏
英翹丹泉漂朱沫黑水鼓玄濤尋仙萬餘日今

乃見子喬振髮睎翠霞解褐被絳綃總轡臨少
廣盤虬舞雲軺永偕帝鄉侶千齡共逍遙
登嶽採五芝涉澗將六草散髮蕩玄溜終年不
華皓
四瀆流如淚五嶽羅若垤尋我青雲友永與時
人絕
靜歎亦何念悲此妙齡逝在世無千月命如秋
葉蔕藹生蓬色間粲曜常幽翳
縱酒潄泥濱結儔尋木末翹手攀金梯飛拔登

玉闕左顧擁方目右眷極朱垓

贈潘尼

杞梓生南荊奇才應世出權頴登漢陽鴻聲駭

皇室遂應四科選朱衣耀玉質

春

青陽暢和氣谷風穆以溫英莖曄林薈昆蟲咸

啓門高臺臨迅流四座列王孫羽蓋停雲陰翠

幰映玉樽

夏

羲和馭丹衢朱明赫其猛融風拂晨霄陽精一

何闕閑宇靜無娛端坐愁日永

別

君如秋日雲變似空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兩

絕天

題墓詩

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郭弘農集卷之二

晉河東郭璞景純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疏

省刑疏

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

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者有壅滯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甫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踰年雖無金家涉火之禍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

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
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
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
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
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
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
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御之術京房易
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
故水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

宗夫寅畏者所以邀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

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

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

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賚賜布惠使

幽隱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

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

臣竊覩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

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

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

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枉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蕭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布獄以容非德音不

志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
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
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
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
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
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
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

月有黑氣疏

臣以頑昧近者冐陳所見陛下不遺在言事蒙
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
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罹變坎加離厥象不
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
六七丈精光潛晴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
子又有靑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
歲首純陽之日月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
殆元首供御之儀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

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謫會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監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沱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

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為子產知鑄刑書非
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
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
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
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與誦於羣小況
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

皇孫生請布澤疏

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彌其違擢顯功言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

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鬭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閒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

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

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徵理濳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實望恩潤又歳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讁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勑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蹔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賤臣之

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

平刑疏

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乎法重此立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爲難思在斷之爲難是以子皐行戮刑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癸酉詔書之旨專爲邊城實之裔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爲經遠之法亦是中夏全

平之時威御足措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
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於空荒四維之地將
以扞圉牧圉未見其利也且瀆援稼穡遷務
藪退未絕其丘窟之顧進無以塞其逋逃之門
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
律令以跨三代歷載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
刑法不專則名幸者與政令緊變則人志無繫
子產患其如此故矯先王議事之制而立刑書
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羣惑者也

彈任谷疏

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

妄者則當殺昇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己脩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

禁荻疏

不宜禁荻地禮云名山大澤不封蓋欲以民通財共利不獨專之也

辭尚書表

今當以劣弱之質充督責之官以無用之才管

繁劇之任

山海經序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

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 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

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于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為御犇戎為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

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守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瓌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

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閼闢其
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于
世奇言不絕于今夏后之迹靡刊扵將來八荒
之事有聞扵後裔不亦可乎夫蘙薈之翔叵以
論垂天之凌蹏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
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
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
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爾雅序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絶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

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方言序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沉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眞洽見之奇

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爲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設難

客傲

客傲郭生曰玉以秉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旣以拔文秀於蘙薈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九皐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鑽𠂢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

翕之毛者而不得絶俊岸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偈鵠不可與論雲霓井蛙難與量海瀆雖然將袪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絶乾光墜采皇遊暫回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濱海之納夵瀆不煩咨嗟之訪不假幣帛之招攜九有之奇璣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芳爭翹嚶聲冠於代木援頻繁乎授茅是以水

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翬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顧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螮蝀以騰鶩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豔靡于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迹麁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

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寘寂
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
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得意非
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
不夭彭涓不壯秋毫不小太山蚊虻與天地齊
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迹一
冲一溢懸象之節渙汪期於壑著凋蔚要乎春
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頓駿狼之長嘷玄陸
之短景故皐壤爲悲欣之府蝴蝶爲物化之器

矣夫欣黎黄之音者不聾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閼帶索之歎縱踏而詠採薺攤璧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藪嚴平澄漠於廛肆梅眞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幾顗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哀策文

晉元帝哀策文

承帷殿宇之廓寂悲彝輿之莫散感鸞輅之晏駕哀衮裘之委衿痛聖躬之遐往長淪景於太陰乃作策曰王之不極百六作艱鴟集瓊林鯨躍神淵懷愍失據海覆岳顛蠢蠢六合罔不倒懸靈慶有底見龍在田誰其極哉我后先天大人承運重明繼作撫征淮海駿命再鄗仁風旁靡神化潛鑠處冲思挹居簡行約聖敬日邁玄

心逾漠用物與能總攬羣略林無滯才山無遺錯思靡不懷化靡不被茫茫海域狄塞慕義萬里同塵罔匪王隸熙熙遺黎莫知其寄悠悠宇宙混同天地日功永年日德慶隆柰何氣厲奄集聖躬大業未恢皇齡未中天慘其景崑頹其崇煢煢小子藐藐孤沖靡天何戴靡地何憑恍惚極慕若存若絕茂焉無聞廓焉長寂聆音靡聽瞻顏失覿窮號昊訴叩心誰告何悲之哀何痛之酷嗚呼我皇逢天之戚嗚呼哀哉聊然升

遐師安玄筌煌煌火龍赫赫炎郵紛焉永潛㝵

其有出明訓長絶小子何述莖尊增嚴臨崩慟

慄哀兼踐方鼎過遏客靈奕安之反真復質永

合元潛經始得一

附錄

郭璞傳　　唐太宗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

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惡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

圍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
噓吸其鼻頭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
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
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
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
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荳三斗繞主人
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
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
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

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旣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劍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

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鄣亭驢山君鼠使詣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鼷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

文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月果震柏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

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

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頃之遷尙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

乃憂酒色之為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
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永昌元年皇孫生
璞疏請崇恩布澤疏奏納焉俄大赦改年時暨
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
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
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
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
璞復上疏請出之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
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

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朞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

聾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覘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

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有成矣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

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

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富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

至矣又甚稱生金俊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註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子驁官至臨賀太守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强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襃文雅

於西朔振辭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玆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宦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何至斷刀被髮遑遑於幽薉之閒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暫智免竟斃山宗之謀

悲夫

贊自景龍通秀鳳振宏玄究研高冊洞曉龜枚

匪盡國壐致身哭

郭璞傳

神僊傳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理龜書龍圖爻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狀李弘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遁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璞盡規矩制度仰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璞爲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

天下邪吏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即言璞曰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岳四海之神祇皆爲道從翌衛下宮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將軍敦使問謂是小溪戲馬檢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城外江中扶犂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

今日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銜涕行法瘞後三日南州士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信開棺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為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云

書郭璞傳後

明　張燮

郭景純受青囊書按質徵變探幽導微語殊左驗觀其言曰器以數務事以實應天人之際可謂非影響矣當年以才學見重當宁埒於嶠亮然竟以卜筮故縉紳多笑之史譏其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客傲申懷爲伎成之累不知景純偶以占驗自著耳觀其屢諫繁刑用昚玄象疏逐妖異虞甕紫闈聯絡累紙蹇諤自標至于王敦圖逆威靈薰灼而景純據事書凶初無隱避日

中命盡甘樹下之鴟梟彼血濺岡頭足愧爲人
臣覩望兩端延性命於亂世者矣或謂景純旣
哀嗣祖之死爲福何不早去然運命有盡景純
久先覺之厠上祈禳偶欲爭奇於造物衿禰之
遺已明燭于事先也若乃詞賦爲中興之冠古
文奇字悉註成書足稱一世大儒此可盡以技
終掩哉晉公明前知與景純異世同揆其無威
儀而嗜酒亦與景純同過彼面刺何鄧語殊切
至絕似景純之在虞仲而背無三甲腹無三壬

亦自知不詩之微幸而得終廡下耳精深玄理如公明陳詩氏克列之于方技不預通人之目顧不冤耶古稱王太保以德掩言王右軍以書掩德若少府弘農以技見掩也亦多哉

題雙溪閣 閣是郭景純所建　　宋盧華

景純南州望才名早熏灼侯昔命小負二水頹久作景純兼取之志度邑以慱疊嶂最驚目排青隱星落雙溪頗醒心激素出林薄

遺事

王文獻令郭璞筮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利可取廣州二大甖盛水置牀張鏡以厭之某時撤甖去水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所在後撤去水乃見鏡在甖中甖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後令筮鏡甖之由璞云甖違期故致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立出

初元明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

戰轡如車軸脫在一而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爲自爾已來爲元始溫字元子也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旣崩桓氏始大故遲言之又曰賴子之甍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而其死亦晉衰之之由也故云痛也

卷縣令施安置鐵命郭璞射之璞曰非祥祥致

常在領下髯髮俯欻是有所被

丞相府有雞雛雀集其背驅去復來如此再三

令璞筮之曰此晉王即祚之瑞也

褚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

此非人臣卦二十年外吾言方驗 晉書

義興方叔保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

牛厩之璞爲致之即日有大白牛從西來逕往

臨叔保驚惶病即愈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

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 世說

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世說

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狥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 詩評

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 文心雕龍

景純綺巧縟理有餘

景純註雅動植贊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
文心雕龍

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　文心雕龍

構思險怪而造語精圓三謝皆出於此杜李精
奇處皆取此本出自淮南小山　詩評